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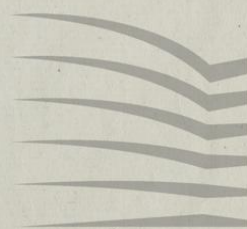
00847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7A800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宋學士全集卷之十九

提督浙江學政右諭德南陽後學彭始搏重校刻

墓銘

贈承事郎吏部侍郎張府君墓誌銘

國朝之制凡官階自七品至於第四皆贈封其父母與妻  
上德至渥也於時吏部侍郎張度官品居四從例贈其父  
某君吏部侍郎母林氏德人命書旣下度錄其副楮焚祭  
墓下復請一介蟣蝨之臣待罪銓曹恩榮溥博逮及二親  
鸞綾金軸下賁泉壤度深懼無以侈上賜而垂示來裔莫  
堅匪石願吾子爲文之濂謹按狀府君諱復禮字禮庭姓  
張氏廣之番禺人番禺有鄉曰黃岐角皆張姓環居之室



廬櫛比當秋宵月白燈火連接而讀書之聲相聞宋紹興  
間有諱愕者始遷於禮園社愕生飛一通周易能會粹諸  
家之說而折衷之廣之士大夫推爲宗師號曰黃岐張氏  
易歿葬社之南山配麥氏生二子彬甫鄰甫皆善傳父經  
旣葬父晝夜念之弗置構堂曰永思兄弟躬耕以奉歲時  
祀事彬甫娶羅氏生丈夫子三其次卽府君也府君薰炙  
家庭之教而於易學尤精發爲大義頃刻千餘言出入朱  
程二氏無乖盭者漢儒拘泥不通或流於術數痛麾斥之  
當是時科目方盛行鄉人士咸謂府君爵祿可以引手致  
府君笑曰學易者爲知吉凶悔吝而已何以官爲獨念居  
處村疇諸子見聞孤陋乃築室都城中俾就名師儒游見



其成立輒喜動顏色已而度舉茂才去而爲肇慶路高要縣學教諭迎養甫六齡而府君歿矣時至正二十一年辛丑四月二十三日也享年六十有一國朝洪武元年戊申十月十五日度奉柩葬於增城縣西之章山因遷家焉四年辛亥度受薦入朝拜監察御史以至今官風采凜然貪墨爲之屏迹君子賢之府君四子長卽度次輔次峻次熙輔峻俱早世孫男二曰原潔曰吉祥女五人昔人有云爲善者譬猶藝禾世世能令嘉種不絕則其發育也益昌且碩矣信哉斯言也府君世爲儒積善之聞播於海南實合於易積善成名之義今度位居法從其聲益大以宏是皆府君遺休垂祉之所致度方欲爲親榮而府君不及見矣



外學正集 卷五  
悲夫此墓門有碑其銘固不可不勒也銘曰  
一屈一伸其理孔神易道之門君子之攸遵宜文而彰乃  
韜其光不露而揚俾後胤之昌有命自天寵臨昭宣鬱蔥  
而綿延是爲張氏之阡

元故文林郎同知重慶路瀘州事羅君墓誌銘序有  
嗚呼士君子立志孰不欲建功名垂竹帛哉或不能逢其  
時時逢矣或剛正忤物坎壈至死卒無以達其志志弗達  
矣使其名復寂寂無聞其鬼不靈則已脫稍有知未必不  
鬱悒於九泉之下操觚任紀載之責者寧不爲一動心耶  
此余於廬陵羅君殊惻然也嗚呼君諱文節字仲正姓羅  
氏羅爲江西右族唐肅宗時自洪都遷廬陵之秀川入宋



以來家談仁義而人悅書詩以通經上南宮對大廷者幾  
無虛歲朱紫相承照耀州里起縮郡章者四人而邑之令  
佐尤夥焉曾祖時誠祖宗權鄉貢進士父履泰字以通爲  
元之鉅儒著書滿家春秋禮記周禮三經皆爲之集解復  
衍河洛圖書之義列圖三十多前脩所未發出其餘力補  
正戰國策舛誤數百條且爲年表以次其先後行丞相府  
聞其名署東湖書院山長蓋世號道齋先生者也君始能  
言其父抱就書室抽一卷授之祝其疾讀君指挿架牙籤  
曰吾齒稍長雖盡通之未慊也其父驚喜暨肄小學輒以  
氣難諸生莫敢與其齒後從宦東湖賢士大夫咸折輩行  
爲忘年交問學日進水湧而山出撫州判官燕君某辟爲



郡吏郡有獄疑不決守二爭以爲問君歷階而升摘其案  
語曰如此則爲直如此則爲枉儕類大慙出奇計沮君會  
朝廷有詔造鹵簿器仗遣君至屬縣督其成君至樂安憇  
縣解中羣吏更謁互諫以爲鬼物所馮不宜居君笑曰惡  
有是乃酣飲而寢夜漏下十刻月色微明見丈夫長而青  
立與檐齊君奮起執之曰爾來矣爾來矣應時而滅黎明  
視之並解有豫章穹隆而敷腴縣人祀以爲神君曰其怪  
在爾矣歷數其罪用竹楔釘之未幾豫章枯死怪遂息郡  
有織錦工嘗籍於官竟遁入武昌出入辨章温公門温勢  
燄薰灼莫敢誰何復嗾君捕之縣知之不敢受君牒君直  
訴辨章辨章曰爾胡不求之府公平君如言而往府公搖



手相戒亦不復出一語君怒洊走辦章門辦章厲色斥之  
曰業已屬爾矣復來何邪君曰工合應官繇府若縣謂其  
爲社鼠城狐不能詰區區小人固不知何所指明公乃方  
嶽大臣不助半指之力如廢王法何辦章語塞卽下令捕  
與之衆益譁曰是尙不畏溫辦章其有我輩乎謀出之益  
急君懼禍及裹糧馳燕都燕都貴人亦忌君峭直高門縣  
簿無可投足者遂入成均爲弟子員一日方挾冊諷詠有  
相者謂君曰君兩顴入鬢當邊徼建功無以久淹爲也君  
遂用國子助教姚公登孫之薦上於集賢集賢移文雲南  
行中書署君昆明州學正秩滿陞授孟傑府君列蠻戍子  
弟曉之以君臣父子之義辭氣激烈聽者聳然轉普定府



知事廉行彌厲大理金齒宣慰司辟爲令史豪酋侵人疆  
畎持黃金數鎰爲君壽乞君勿右愬者君麾之去酋怒曰  
君賽天赤邪乃不納吾金也賽天赤鎮雲南之名相云君  
卒奪田歸愬者乾崖洒里當賦金使者至蠻人納賂往往  
過所賦之數而金又不可免君至憫其愚反覆開導之蠻  
人鼓舞於庭曰微使者之廉孰能恤我至是亟輸金而還  
俄入掾雲南行中書雲南驛騎皆官中給直官吏乾沒之  
以市馬責土酋君曰爲天子牧元元者顧若是邪痛懲其  
弊朝廷以雲南在萬里外下吏部準循舊比行銓選之法  
使者至選君承其事君知積弊未去且曰王者無外敢不  
靈承上命以正其法乎獻五策於使者吏受民賄者官不



稱職者廩藏不會者月日不登者居制未終者皆不調使  
者大悅悉從之倖門遂塞滇池有神蛇能興雲雨會大旱  
民屢走池上若無聞者君爲檄責之片雲歛然興雨因霑  
足南韶海中積葑成淤而浮游水上尸獠耕稼之號曰葑  
田田如不繫舟西東無定人交相爲盜君命紀字爲號疏  
其步晦及四畔所屆上於官官爲給券使有所馮復植木  
杖海岸嚴其畛域不相淆亂或海潮漂蕩有藉以爲奸者  
俾出券環證之竟歸其田尸獠指示子姓曰此羅掾所賜  
也否則人盜之久矣監察御史至每召君於庭事難定者  
必待君言而後決雲南王亦熟君行命陞爲提控掾史提  
控掌六房之政人多畏縮不前君益淬礪弗少怠適中朝



大臣喜意以失宰相意出參省事銳意更張庶事悉心任  
君君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名聲翕然動蠻貊中先是蠻貊  
有鐵甲郎者負固不服至是驩曰天子遣賢輔臣至矣奈  
何不降帥未附者皆來歸君之功爲多鎮戍萬夫長伯胡  
行事多不法憲府繩之急伯胡擁兵以叛累歲不能討曲  
靖宣慰使鬼宗亦蠻酋也助兵一萬夾攻之伯胡就縛莫  
府上功擢鬼宗參知政事將上省臣上下莫不與之君力  
爭曰雲南親王臨蒞之地辨章而下多八座大臣何得有  
蠻首位邪苟錄其功使以參政之名自鎮其土足矣不然  
國體其謂何空一府咸曰微羅掾幾失之矣鬼宗懼托君  
鄉人囊金以獻君怒曰腕可斷案不可署鬼宗恚而止君



疾惡如仇讐聞部使者德任貪暴賦虎神詩以爲風德任  
銜之賂西行臺御史以專權自恣劾君君走愬中臺遂擊  
德任去之巨人大快君以常調除承事郎同知彌勒州事  
政成謁選吏部遇鄉友羅玉於逆旅乃勸君曰君以剛毅  
取嫉於人致齟齬一世秋髮已續紛被肩何不謝事以佚  
老乎君慨然曰子言誠是也乃上乞骸骨之請以文林郎  
同知重慶府瀘州事致仕年僅六十三耳居數年中原道  
澀乃犯鯨波之險由海道至閩中而江西兵燄方亟遂不  
可還以至正二十六年十二月壬戌終於福州之民舍君  
未終謂其友曰此正吾死所也夫何憾時閩猶奉元正朔  
云其壽八十洪武五年冬君之喪始還明年某月日始祔



葬先兆龜山之原君長身而瘠胷襟磊落如青天白日喜  
面折人過雖王公貴人無所避故有過者常畏君知亦有  
幸其知以自改者民事有屈而不伸君廉得其實忿忿見  
乎色必以告司法吏因得白者甚衆知識尤絕人每言某  
地當有兵變時承平人競指笑之其後果然始服其先見  
生平急患難重倫義族叔繼賢久居燕頗饒於貲與妻柳  
皆老而無胤嗣乃迎羣從子觀遠爲後觀遠至甫七日而  
繼賢夫婦死其服役者羅參出而呼曰我嘗爲子矣觀遠  
何人乃欲與吾事邪觀遠弱噤不能對君亟告公府遂參  
盡囊括其貲授觀遠且具舟車使扶二喪還江南不特此  
也凡遭疾疢貧窶及死喪無依流離不能歸者君必捐金



倡義士周之初不知其爲何如人也君娶劉氏子男二人  
長大紀有文學而剛介酷肖君次次炳贈番禺縣主簿初  
次炳爲奏差廣東宣慰府宣慰使釋迦班嘗招峒丁三千  
卽遣征連州峒丁怒至清遠將爲變衆憚弗敢往次炳請  
前峒丁彎弓相向次炳紿之曰宣慰命我來賞汝彎弓何  
爲也峒丁退與清遠令歛繒帛散之乃率以往至連爲寇  
所敗次炳被擒備極慘酷竟不屈而死致有今贈女三人  
長適郭滋蘭先卒次復爲其繼室孫男一人倣曾孫男一  
人某君葬後二年大紀汲汲圖君於不朽以國史編修趙  
君壘所爲狀請謚墓門之銘嗚呼予昔總修元史每求剛  
正之士在下位而不伸者載焉蓋以謂雖不能拔之於當



時聊使其暴白於後世庶幾死者無憾而生者不媿惜乎  
 有司不上君之事也於是徇大紀之請執筆而具書之百  
 世之下必有因予文而知君者雖然予何人哉文之傳不  
 傳固不可必也所可恃者世人豔君之行頗多多必則倣  
 之則倣之必相與謹視之文其有不傳者乎信有人如君  
 終至湮沒無聞則夫天理人心皦如出日者果為何說也  
 嗚呼銘曰

堪輿之間正氣烈烈在人為剛在物為鐵鐵尚可鎔剛則  
 弗屈挺然常伸欲不可涅其一惟君之生能以志雄遵養以  
 時日擴以充百壬所忌吾惟正從譬彼川流萬折必東其二  
 古惟正人妖不敢干芄芄豫章變為枯管誰鎮大藩乃復



蔽奸我往折之聞者膽寒其已人何知椎結卉服宣厥彘  
經丕變其俗爾金我辭我直爾曲凡施惠利惟日不足其  
威靈既震叛民來歸鐵甲旻旻棄戈而嬉有聲泚泚有澤  
輝輝有知卽爲不識位卑其繡衣孔揚其貪若狼我斧我  
斨莫不加其亢形之聲歌庶懲而覆覆謂我狂訾我以涼  
六其持此而行何適不艱坎墮其躬恬已其顏胡不爾庸以  
豕爲冠鷹隼一出狐鼠盡跽其賢否易位曷以爲政君亦  
何傷人爲嗟咏禾黍離矣涼颺棘矣吉士亡矣何嗟及矣

故處州路慶元縣儒學教諭張公墓誌銘

濂當弱齡嘗游學郡城中時王教授雲卿方之官嚴陵忽



持餞行卷示濂中有浦陽張公詩音律清麗而字體莊勁  
得八分之正心竊慕豔之後七年始獲拜公於月泉里第  
公風神峻潔眉目聳秀遠而望之若玉井冰壺絕無一毫  
塵土意及聆其論議則纒然如貫珠退因私念前輩沉涵  
深固故其見於辭氣者有不及未嘗不自嘆鄙吝粗穢而  
莫克攻勵之也方將爲問道攷德之圖居亡何而公亡矣  
又後十年公之子端臣件繫羣行爲狀來金華山居請濂  
爲之銘濂誠後死不可謂不知公者銘何敢辭公諱恕字  
如心姓張氏爲婺之浦江人曾祖貴宋宣義郎祖祚承信  
郎父森湖南潭州路教公幼而穎悟取家中遺書晝夜研  
摩之雖暑爍金寒折膠不易其恆度迨長聲名藉藉起士



林間遠近來學者戶外之屨常滿已而用薦者教授常德之武陵遷婺之東陽處之慶元公所至皆以興學爲己任招集弟子員危坐堂上列羣聖人之書爲之敷繹大義皆充然有得士風爲之不變尋以母夫人春秋高歎曰孝者百行之冠冕吾母鶴髮垂領當可宦遊而弗之止邪自是夷猶里閭日侍夫人之側尚風日清美或杖藜行佳山水間如嗜飲食或勝友時集輒商畧古今上下數千年事及藝沉淪茗賦詩自娛有不知老之將至也公素患脾疾至是發寢劇遺命治喪勿用浮屠氏法當依朱子家禮從事遂瞑公生於咸淳辛未十一月乙亥卒於至正癸未六月乙卯壽七十三娶方氏有婦德克配君子生子男六人虎



先學五集 卷九  
臣端臣鼎臣稷臣純臣敬臣子女二千貞方元亨其壻也  
孫男五人僧家奴道童留孫復生憶祖僧家奴復生早卒  
孫女三人其年十月己亥窆公於縣東五里原先塋之側  
其所著書有詩集若干卷藏於家云夫自師道不立後生  
小子失其所依憑無以承藉其所休祉而甄陶其性情故  
蒞事制物動與理違深爲識者之所慨嘆有如公者惓惓  
以斯道淑諸人所以爲世防而昭民能者實於是乎賴而  
公竟死矣雖然公之子皆業儒端臣博學而能文辭尤號  
最良者也橫經邑庠中俊秀子弟皆環聽之公雖亡其不  
歿矣夫銘曰

孰武其先公則式之孰牖其後公則廸之累世之儒聲華



烜而况公之施三爲校師衿珮透佗左矩右規鑽石幽墟  
以昭以貽里中子宋濂謹誦

嘉議大夫泉州路總管朱公墓誌銘

濂少時卽見莆士朱公廷試文數篇已歎其不可及後二  
十年聞公官閩中所歷有聲尤慕服之及今又閱二十餘  
年公之孫瀟以墓銘爲屬間公之死已十七年而濂亦老  
矣嗚呼其何忍辭公諱文寔字原道姓朱氏九歲能文十  
三從進士林君岡孫學經每日暮須諸生出獨援疑義難  
其師其師驚歎之元至治癸亥以尙書舉進士丁外艱去  
至順壬申再舉遂上名南宮對大廷名列第十賜進士出  
身擢同知瑞安州事階承事郎改汀州路總管府推官轉



承務郎調甌寧縣尹進奉訓大夫御史交薦於朝除福建  
宣慰司都事丁內艱起知瑞安以大臣奏授奉議大夫福  
建儒學提舉遷同知泉州路總管府事陞奉議爲奉政至  
官引年辭歸遂以嘉議大夫泉州路總管致仕命未下以  
至正癸卯八月九日卒於家年六十九公同知瑞安大府  
檄公均瑞安平陽永嘉之役不爲權沮財奪民服其平爲  
甌寧行均役法上官以其舍人爲屬請緩之公格不奉命  
上官怒誣構公罪部使者廉其非辜獲免且以訟牒三百  
委公治之公從容剖答而退不能有言其知瑞安盜起旁  
境陷陶山天門諸堡募壯士攻破之斬其酋以徇颶風挾  
海水漂民廬舍公發官廩按行漂所賑之其提舉學事逐



其苟職者易以儒儒悅之公孝友切至以父不迨祿養言  
輒涕泣事母唯恐拂其意撫五弟教而有恩居官無廢事  
公暇講授不輟學者因所居稱葵山先生嘗考閩浙江西  
三省士所取得美材爲文本於理不爲浮辭曲辨陳監丞  
旅稱之有集若干卷藏於家公之先建安人曾祖德誠宋  
潭州駐泊祖治安元河南等處醫學提舉父世英始遷莆  
以公貴贈奉議大夫同知興化路事驍騎尉追封仙游縣  
子母林氏贈仙游縣君夫人池氏封如其姑年若干以丁  
酉某月日卒於瑞安是年十二月十六日歸葬常泰里雙  
牌山之原及公卒穿夫人之墓合葬焉甲辰七月二十一  
日也男一人鏞古田丞六女適校官林敏中漳州路同知



王謹惠安尉胡顯祖及黃孔脩李某王某孫男一人卽瀟國朝鄉貢進士能世其家銘曰

在元中世士患無位持經挾策就有司試試者爲誰或哲或愚或以微類棄照乘珠及其旣獲爾州爾邑有所不通爲吏侮執有美朱公洵薦而登左律右經吏駭且偵剔蠹平徑如衡稱物有撓之者正色不屈旣典方州亦司儒臺黜士之贗誅盜之魁曷其致然維學知要學以爲政天下猶小彼何弗思訾儒爲迂刀筆拘拘視公何如公政在民無銘亦存銘匪銘公告其後昆於公是效公德孔多尙食其報

故岐寧衛經歷熊府君墓銘



熊君伯穎卒其友之仕者爲之請銘余曰君與余善且才而文銘余所宜爲後數年余致政歸衰老多病未暇具其事而爲之請銘者亦亡余曰噫余可負吾友耶乃按故所書爲銘君諱鼎字伯穎姓熊氏撫之臨川人世以尙書教授於鄉君少有敏質年十八從父受經義通之每私較試輒冠其鄉人鄉人推讓不敢與齒後六年爲元至正七年領江西第九名薦書上燕京就禮部試文彩烜然動人偕試者竊視執筆不敢下衆咸以高第期君有司以君議論竒竟棄不取君絕不爲意曰第不第命也命可尤耶束書南歸當時名人若張文穆公起嚴余忠宣公闕李諭德好文張承旨翥危左丞素揭秘書泂黃助教呶皆重惜其去



相率爲文辭以餞君退而益脩其業十一年江西行中書省檄爲吉安路龍溪書院山長龍谿故有田屬他邑前山長久不理浸侵之君至問吏叱曰國家置田以養士田亡士將安食卽檄所治徵索旣具弟子員肄業如今月旦望玄端深衣據席講說程其良否而獎督之無賴徒陳小峰縱其子寧爲直學握出內之柄每與山長抗禮君按法黜之小峰噤不能吐氣以死郡守妻喪遇兵亂其子撤山長座將遷柩明倫堂上柩至門君叱止舁者寘諸別室復欲以浮屠祝屍浮屠方以鈴鉞至君怒撞壞之曰此吾孔子堂豈浮屠廬耶亟屏去勿污我守聞嘉嘆君而以書謝曰先生教我厚甚時江西寇漸起所在擾潰不可爲職諸郡



帥守知君練籌畧往往延問軍政君亦以拯民自任悉心力爲之計贛郡帥全普庵撒里尤器君命君擇險隘爲守禦備君於皇恐大蓼諸灘設坑竄建砦柵構屋三十餘間結民兵自守由是贛獨完於他郡戍將三人坐戰敗將加誅君爲救解出之會當大比他郡多以兵廢君獨請全舉行觀者以爲異事吉安歲凶全與吉安守有隙禁吉民勿入糴民啼號於道君爭曰盜之起者爲饑寒所迫耳今使君閉糴將開盜門脫吉民事亟生變贛能獨全乎全悟卽罷前令君周旋兵間委曲爲民皆此類十三年郡多君前績便宜擢君贛縣尹員外置君恥之辭不受未幾以父喪歸服除兵部尙書黃昭江西廉訪使吳當總兵出閩關辟



君參謀軍事君爲昭畫策甚詳會昭與當罷兵柄策不行二十一年陳友諒僭號於九江用黃昭解觀等薦以君爲太常卿俾守令踵門起君堅臥不赴旣而國朝兵入江西武順寧河王鄧愈聞君賢下令徧索君強起揖王軍門王與君論事合大喜致帳中日夜咨以事一軍驚驩以爲王將得師君見王寬裕誠大將材遂委身從之不去贊王取撫州兵不血刃賊酋鄧克明夜遁二十二年皇上親將兵入豫章州郡望風款附九江亦下君得詔見慰勞甚至二十三年丁母夫人憂後三年以大臣薦徵至南京奉旨偕諸儒撫古昔嘉言善行作公子書以訓貴戚子弟書成賜襲衣白金會初平浙西授湖州府德清縣丞君招輯綏懷



除剔宿蠹創三皇孔子廟建官吏廨署到官數月事治政  
平錢鶴臯反嘉興聲播德清民皆逃散君堅坐鎮之錢不  
敢入吳元年上將正位宸極召議禮儀除中書考功博士  
尋遷起居注承詔搜括故事可懲勸者書新宮廂壁時上  
精求禮樂之事嘗召翰林學士朱升等陳樂器於庭上擊  
磬命升辯五音升對忤旨上大怒欲寘諸法君從容論解  
之上曰升每謂審音顧不辯宮徵何耶君對曰石音難辯  
自古而然唐虞惟后夔能和磬聲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  
獸率舞上曰任此豎儒治樂樂何繇和君具言樂之和由  
人所致人君能致中和則萬民和萬物和而樂音和矣上  
怒乃解釋升不問升旣出謝曰非熊君吾屬幾殆舍人耿



忠奉使回奏廣信郡縣官多違法前所陳茶稅失實時新  
行赦上怒趣中書遣御史往廉狀丞相李韓公善長諫不  
聽御史已受詔丞相復諫不從君與給事中尹正諫曰朝  
廷新立將布大信於四方今肆赦之後復以細故而煩御  
史按問既失信且褻國威上良久乃曰止其追御史毋往  
上詔浙西民輸糧京師浙西小不可浙江率五石致一石  
民甚苦之君叩頭曰國家都金陵以浙西爲根本而遽困  
之農作方興而僕僕於道路苟一年不得耕害不淺矣上  
悅是日卽詔罷之明年改元洪武上卽皇帝位凡創制更  
革之典君多預聞上遇君厚每字稱而不名立浙江提刑  
按察使以君爲僉事階奉議大夫君分部台溫二郡經方



氏竊據之後全乖人道爭訟以數百計君悉理其曲直而  
奏斷之凡威取田宅者歸業主得半直者中分之兩造無  
驗者籍之官豪胥猾隸六百餘戶悉并之別郡僞官悍將  
二百人其暴如虎狼君出奇計盡刮種類遷於江淮間民  
始安枕方氏居黃巖雖嘗簿錄其家珠玉犀象金繒藏於  
姻家者動以萬計君皆搜索送諸官溫有邪師曰大明教  
造飾殿堂甚侈民之無業者咸歸之君以其瞽俗眩世且  
名犯國號奏毀之官沒其產而馳其衆爲農其地多倡家  
中朝使者以事至多挾倡飲有司罷於供應君下永嘉令  
籍倡戶數千械送之京按使者以法鉤連其他贓罪杖流  
之僞萬戶金甲奪三人妻其夫訟則更爲娶婦君至三夫



皆訴君論金棄市各以其婦歸之平陽軍校掠農妻五年  
君攝其妻至軍校恐抱二兒泣曰妻去兒孰與養願公憐  
我君命寘兒妻側兒避不肯近君曰此非其子詐也詰之  
果鄰家子罪校如律而斷其妻還於農於是軍中所掠婦  
數百皆相告語夜遣去一營幾空平陽州吏目杜乙嗜財  
甚考滿入京謁御史中丞劉基基詰謁故杜惶駭不能對  
遽命執訊之杜自陳在州時斂民白金三十兩又受楊某  
金置殺人罪不問守與佐皆相構爲姦有旨下君鞫之同  
知以下吏皆服罪獨知州梅鎰廷辯不已民數百遮司門  
外爭知州信無辜君將聽之吏白曰今奉詔按獄而釋知  
州不治情則得矣如身受故出何君再進民詢之辭不變



歎曰法以誅罪吾敢身畏譴而誅無罪人乎釋鎰以情聞  
上可其奏台臨海王參理妹有姿色許適嵎縣竺氏其內  
兄方敏覘其將嫁夜率衆劫至家逼爲妻王詣永嘉侯朱  
亮祖訟事下邑方賄吏欲傅輕典君知有賄急速吏治之  
吏具狀竟致方死罪而歸女竺氏兵克黃巖時州民乘亂  
報仇殺一家十餘人永嘉侯受辭令州捕鞫州初附假守  
捕殺人者十二人獄旣成吏受賕釋之詭以死聞縱其餘  
黨不問君錄囚廉得十二人尙頸繫東郭民家卽收掠問  
狀抵官吏以贓罪捕餘黨誅之黃巖官署毀於兵官寓尼  
寺中并儲糧其間君視糧過寺尼數人來謁皆美少年也  
問孰爲王者則方氏女弟也君大驚跽州守通判以下切



責之令逐尼歸俗而以寺入官州有宋杜清獻公墓杜氏  
有田若干畝入僧寺儲其租以奉祀僧挾與方氏連奪田  
以爲已有復墾田侵墓下墓且蝕其孫回以書聞君執僧  
寘諸獄瘐殺之追田與回且令州立祠刻石以旌之寧海  
強民陳德仲以憾支解黎異異妻屢訴無爲白之者君受  
之一夕省黎事有青蛙立案上君曰蛙非黎異乎果異則  
止勿動吾復爾寃蛙果如君言明日逮陳誅之縣民馮輔  
卿至正中爲亂與方氏連兵旣而方氏追殺之且歿其貲  
產而餘田百餘畝其豪奴吳自取之輔卿妻杜囚服迎拜  
馬前訴奴君爲治奴罪奏以田還之台地產鹽鹽賤而米  
貴時官賣鹽一斤責米二十五合反貴於米數倍復輸於



杭路險不可舟車民病欲死君上封事乞民得償錢民獲免轉輸之勞凡事之未便者君皆爲奏之兩郡民灑然如更生始兩郡旱公所至輒雨民曰此熊使君雨也是年秋始立按察司於山東擇其人行新政上曰無如熊鼎矣遂仍前階改山東開治濟南濟南元有廉訪司廳事壯麗甲諸道臺檄君居之時汪丞相廣洋以參政建行省其中僚吏請君以臺檄白省而復之君曰官在政事何如耳豈以公署之麗耶城北有庫陋室君就其中治事丞相聞君言戒其屬曰此真憲官也吾等慎毋犯之山東爲齊魯之域其民敦樸少訟君鎮之以靜而以保民爲先時河北甫定濟南宿重兵兵肆暴侵民莫敢與較君移牒指揮司禁之



黠軍數縱火劫人一家火則一市財皆殫君既申火禁督  
邑令庀火且爲保伍相赴援復懸書通衢戢士卒士不戢  
坐所轄將火患頓息偏將有受部兵一繒者君收問連其  
黨獄之諸將大駭浹日出於庭數以贖貨罪准律贖金而  
縱之諸將又大喜由是莫敢橫恣東平侯韓政鎮濟寧奉  
旨按籍選壯強爲兵東平東昌濟寧三郡民皆驚散將爲  
變君急飛書行部僉事段明德說韓侯止之分遣官屬招  
輯俾復業越三月民始定州縣官多失廉平君陰風跡數  
十輩悉如法論罷之六部肅清齊河有強盜劫商人布千  
疋縣求盜逸去吏索之村中遇王氏婦不得於姑出走吏  
見其色動執訊之婦曰我王六家人也吏因考箠使其誣



服爲盜訛爲王六家兒且指平人三十餘人榜掠無完膚  
問王氏夫安在衆不勝苦詐云已殺之沉於河矣追所劫  
布及屍無一是者獄已具君盡得其情而王氏之夫故在  
君坐官吏以法而悉遣之君患官好致訟乃令郡若縣各  
置二曆日著所治獄訟錢粟之績一留郡縣一上之憲府  
遞更迭易月按曆而鈎考之凡所爲事莫敢隱者後遵以  
爲式大明律初頒吏莫能通君日坐堂上立六曹吏堂下  
條授之與之辯析俾各通其法名聲赫然著聞凡疑獄皆  
質焉上嘗廷稱曰聞熊鼎爲政得體朕甚嘉之二年十月  
臺臣奏山東憲司缺副使上曰朕得之矣詔陞君爲之三  
年四月封建親王府臣僚上御奉天殿丞相以下咸



侍上首問曰山東副使熊鼎稱是選乎衆皆曰賢上大書君姓字於几復問禮部尙書崔亮曰鼎何如對曰鼎誠賢上曰朕固以爲足任也遂驛召君五月拜晉王相府右傳階中奉大夫會有事於方丘君受告導駕旣齋宿習射苑中百官鴈行入上勅近臣以弓矢授君射君文臣素不諳習一發中鵠上喜勺湏飲以賜明日又射上詔君至榻前俯身御弓矢爲射容以教君君跪受弓左執之右手指一矢韃二矢向鵠三發連三中上嘉勞久之將遣之國上御端門君及秦王相鄭久成等以次就坐上敷揚治國之道逾數千言反覆獎諭甚至君等皆叩首謝賜食而退乘傳至晉陽議建王都城命工入山度材木治瓦甃四年大興



衆築城作王宮君夙夜不懈七月奉相府賀生辰表詣闕  
至則車駕將幸臨濠勅從行數被召問恩寵有加九月辭  
於臨濠上倚馬詔以處將帥間協和之道且曰汝不善騎  
勿庸自來君還會徙沿邊諸雜羗萬餘入內地護卒勿嚴  
道亂奔散太傅徐魏公達發兵擒殲之事聞詔使詰責參  
政曹興等併免君官左遷大同衛知事五年召還六月除  
晉王相府參軍以尙書授王復奉詔兼授秦王經翰林學  
士承旨宋濂時兼太子贊善大夫復薦君說書皇太子前  
君於書最深每以帝王心法之要陳之太子二王雅加愛  
重明年上御文華堂召君問曰秦漢以來諸侯王不肖者  
幾何君謝未致遂命之蘓州覈糧長罪狀君至擇其尤虐



民者杖徙之鳳陽事畢復入王府七年三月上御西苑復以諸侯王事爲問君復謝未遑改刑部主事奪參軍所受俸八年正月授岐寧衛經歷賜白金五十兩錢萬三千文上復念君在邊良苦遣使持手詔諭君詔上所親製辭意甚厚有狐裘纊袍毳襪之賜時朶兒只把雖降而持兩端君上書萬餘言言狀其畧謂西涼岐寧漢唐內地不可棄朶兒只把非有歸向之誠特假我聲援脅服鄰邦爲自安計朝廷宜思制之之道急之則必席捲而遁雖得其地而無民緩之則恐羽翼旣成而跋扈宜稍給種糧撫其遺民以安衆心而以良將參守之則朶兒只把特匹夫耳又將安往上覽書曰人謂熊鼎迂濶今不迂也九年四月乃徵



君還次西涼府打班驛遇朶兒只把叛兵擁君北行君力  
爭不從遂與中使趙某等皆遇害時六月二十三日也壽  
五十有五後數日亂兵就擒獲君所佩囊中公牘始知君  
卒跡其骸骨葬於某地西涼衛以聞上感悼遣使弔祭命  
臨川恤其家其子某以某年月日至某地以其骨歸以某  
年月日葬於某山君學有應世材內行尤修飾仲弟濩爲  
開封府延津縣主簿受誣以贓罷官死妻子漂流無依貧  
不能償其贓之半君以已俸代償之致其妻子於家諸姑  
適俞氏夫與子俱喪無所於食君延養之終其身喪葬之  
禮無闕者與人交誠樸不欺臨事善斷故居官必有名曾  
祖某祖某父某俱通經術母某氏有賢能娶某氏男若干



人女若干人初君將之岐寧子某來見京師君口授所行  
事俾書之且曰我死生未可必或死我無累汝者當今惟  
翰林宋先生文可傳我嘗獲先生知汝以此拜乞銘先生  
必憐汝幸爲我銘我無憾矣嗚呼余言豈足恃耶而君倦  
倦若斯尤可哀也銘曰

天祐皇明以民授之必生其人俾左右之啓國之初俊才  
如雲其心之貞允惟熊君執筆載言侍帝黼展從容論奏  
爛然可紀豈徒能言亦見於行繡衣直指以蘓南氓彌強  
剗穢洗濯積垢南氓稽首君我父母君車自南民望於東  
帝曰汝來唯民之從齊魯千里厥土歲荒君居二年化爲  
畊桑帝謂相臣鼎也可恃不負吾民寧負吾子維晉巨國



維傅大臣將終任之命則孔屯旣入授經復出治戎狐裘  
毳衣唯帝念功封論邊事其策甚偉欲召用君君則道死  
天子聖神用無遺才天困其逢賢者所哀生有事功歿多  
孫子銘圖其傳以示千祀

元故累贈奉訓大夫溫州路瑞安州知州飛騎尉

追封樂清縣男林府君墓銘

府君諱邦福字彥大姓林氏林出殷比干之後辟地林山  
因以地爲氏子孫分居清河至漢太子太傅尊遷濟南晉  
太傅禮永康間又遷下邳永嘉之亂合浦太守祿又遷閩  
之溫陵自是閩中多林氏唐貞元中莆有孝子攢爲福唐  
尉棄官廬墓致甘露白鳥之祥詔立闕旌其門孝子五世



孫諱其當五季時仕於唐及沒夫人執氏扶櫬還閩道經  
溫之瑞安值閩亂遂葬於縣之塔石村有馴鹿之祥人號  
鹿肝執氏卒合葬其地自後九世子若孫咸環葬左右其  
諱文慶者實夫人之九葉孫生古溪處士諱益甫復遷郡  
城生台州路總管府照磨諱桓實府君父也照磨君以孫  
常官七品當封父母援故事讓於祖贈從仕郎江浙等處  
儒學副提舉妣黃氏贈宜人府君局度孤騫不爲屑屑詭  
行弱冠出游蘓府公廉其賢辟爲史蘓之寓公多權要願  
指氣使州縣皆唯唯不敢較府君毅然不爲屈有請托者  
却不聽且曰國法何可以徇人積勞當調州之幕職江浙  
行中書以筦庫缺官借授處州松陽監稅改監紹興如坻



倉府君釐革弊政出內皆有程顥粟弗私轉嘉興陶莊務副使時浙西大侵民嘯衆致餓糧與抗者輒見殺上官檄府君攝尉事府君授以籌畧分遣弓箭手掩捕之未幾皆獲議法者悉付重典府君走白部使者曰飢民無食雖萬死不顧何往而不爲亂原其初情不過魚游釜中少活須臾之命如法家議無乃太過乎使者以爲然免死者數百人轉饒處二州州之務居城闔稅課每屈府君運量有法皆以最登秩滿監衢州常山務絳巾賊起沔陽江浙諸郡皆繹騷弗寧時浙省左丞高昌公出鎮廣信專總戎事署府君常山尉府君集義旅數千淬礪戈矛使習坐作擊刺之法號令精明部伍整飭不亂狗鼠輩欲乘隙鈔掠者皆



吐舌散去會子溫登進士第擢休寧尹尋補江南行臺掾  
迎府君就養未幾御史大夫子恣爲不法人言沸騰溫以  
親故未忍撻其姦日恒鬱悒不樂府君謂溫曰吾能安吾  
貧慎毋以老身不行其志也明日溫率同列謁大夫力斥  
其子之非大夫慙甚旣退溫卽抗章辭去奉府君還鄉浙  
省左丞相康里公時承制得專封拜擢府君鄉郡知事郡  
民舉手加額曰吾州害與利林公知之我民庶有瘳乎適  
山寇竊發掠慈湖將窺城上下洶洶府君白於府曰事急  
矣奈何吾將以三寸舌却之乃單舸直走賊巢諭以禍福  
賊見府君至大駭爭持白刃相脅府君厲聲叱曰朝廷何  
負爾輩乃敢弄兵反藉使州縣賦歛急或不能堪當訴之



方岳大臣足矣今乃自麗刑憲官軍旦夕且大至舉族當  
作菹醢吾憐汝輩愚特來示以生道乃欲吾脅邪吾不畏  
死者任爾爲之任爾爲之賊衆愕眙相顧再拜謝曰明公  
言良是微公吾屬入鬼籙矣皆俯首退去爲良民如初朝  
廷時遣近臣經畧江南官有異績者必超擢之有司方以  
功狀聞府君竟以疾卒壽六十又七府君明白坦夷不尙  
鈞距遇事曲直輒辯白無少讓人初難之終服其明斷性  
好施與人有急難振之唯恐不及處伯仲間無間言尤篤  
於訓子故卓然皆有成立旣而溫改福建行中書省管勾  
得請於朝封府君文林郎汀州路寧化縣尹夫人王氏贈  
宜人及溫累陞員外郎加贈奉訓大夫溫州路瑞安州知



州飛騎尉追封樂清縣男夫人亦加樂清縣君府君卒之日至正十九年夏五月癸丑葬之日其年冬十二月甲申墓在永嘉縣建牙鄉先塋之側王夫人先十七年卒子男子四人長郎溫奉訓大夫福建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次常從仕郎泉州路德化縣尹次嘉福寧州知事次寧行宣政院宣使子女子一人適福州長樂稅課提領項昱孫男七人本秉東乘策某某女四人曾孫男二人某某女一人嗚呼天之生材也一元之氣旣運無往而不周譬諸木焉或可爲棟梁或可爲榱桷未嘗不具特人用之有違其材所以每形君子之歎有若府君材信美矣乃使之淹回下列無以吐其胸中所蘊及逢世亂則建策禦寇親往



諭降卒使革心從化其氣量足以有爲使之專城而居必有赫著愷悌之政奈何斲棟與梁而以榱桷用之嗚呼果誰之咎歟然而天定終能勝人府君固不遇矣有子以詩書起家爲時名臣貤贈所及至於二千石之榮可無憾於九泉矣濂雖不及拜府君床下而幸與溫游溫以前進士孔克表狀走金華山中徵予銘義不得辭銘曰

天之生材小大異宜用或倒施乃人之非恂恂林公厥材孔修苟竭其蘊可鎮方州關市之征曷我溷之公笑曰嘻我斯受之料量旣平出內無愆人或不足我則裕然山寇跳跟鋒蝟斧蟾以致以攘以撼大邦公乘單舸直入其阻威容言言其氣若虎賊黠而疑羣而趨之執刀圍之人爲



危之公聲如雷震破賊膽再拜稽首今則焉敢轉彼昏昏  
易爲昭昭棄其戈矛爾忝爾苗古有薦士達諸巖廊孰持  
使節不發一章公雖不遇有子承家龍光炳炳泉壤增華  
建牙之鄉馬鬣其封史臣勒辭無媿於衷

元故湛淵先生白公墓銘

嗚呼是惟湛淵先生白公之墓先生諱珽字廷玉白其姓  
也出於宋丞相時中之裔世居文水時中之從子翼扈蹕  
南渡官至防禦使生武畧大夫良輔食邑樵李因家焉武  
畧之後又至武功大夫顯始占籍於錢塘生修武郎必騰  
修武生通武郎嶸先生父也妣方氏先生本四明名儒舒  
少度遺腹子通武育以爲嗣五歲能屬對八歲能賦詩十



三受經太學習爲科舉業轟然有聲場屋間一時貴人爭欲出其門下甫及壯元丞相伯顏平江南聞先生賢傲爲安豐丞辭不赴乃客授藏書之家晝繙夜誦燈墜花穴帽不知也如是者一十七年程文憲公鉅夫劉中丞伯宣前後交薦之復以疾辭中歲嘗出游梁鄭齊魯歷覽河山之勝登臨弔古訊人物風土慨然有尙友千載之意及至燕王公貴人見輒賓禮或欲舉爲東宮官者先生復引義固辭南北孤遠士久困逆旅則必昌言甄拔之自是學益克文益富而家益貧宣慰都事鮮于公樞帥一時名士援杜甫邵堯夫故事共買屋使之居會李文簡公衍出將使指喟然歎曰有才如是坐視其窮可乎力挽起之授太平路



儒學正先生不得已應命未幾攝行教授事悉心官政修  
建天門采石二書院政成當時事例可貢行臺令史達官  
勸之行先生笑曰吾守章縫爾它何覲哉尋轉常州路儒  
學教授兵燹之後禮殿與堂廡皆廢弗治祭器載籍亦闕  
先生爲完之且復侵疆三千餘畝俄再遷教授慶元未上  
翰林集賢兩院謀曰白先生淹回下列吾儕不啓齒一言  
可謂汗顏矣共尉薦之陞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司副提舉  
階將仕佐郎時鄧文肅公文原實爲之長與先生志氣脗  
合舉刺得宜文化大行秩旣滿銓曹有不知先生者署淮  
東鹽倉大使先生自以鹽筴非所諳習不俟終更卽謝事  
養疴海陵遠近學徒擔簦相從者殆無虛日先生已六十



又七及再遷從事郎婺州路蘭溪州判官則不復有宦情  
矣日與韻朋勝友曳杖游衍銜杯賦詩惟恐日之易夕所  
居西湖有泉自天竺來及門而匯榜之曰湛淵因以自號  
晚歸老棲霞又號棲霞山人以天曆元年九月十五日卒  
年八十一其年十一月二日葬錢塘縣履泰鄉棲霞山之  
陽其子遵治命題曰西湖詩人白君之墓云先生性至孝  
母病剖股和藥起瀕死者再及歿號慟自擲嘔血至數升  
父感奇疾醫言必得兔屎可療先生踏冰雪緣崖穴求之  
三日不得父死抱屍哭絕而復蘓繼母虐不子厥子先生  
事之愈恭旣而改適他氏無儋石之儲先生爲營朝夕且  
負其避兵迄免於難然汲汲行義尤不顧家之窶孤嫠不



能婚者嫁之死而無所歸者槁殞之道中拾遺珠待其人  
訪索審而還之或以質劑假金匱乏不獲償焚而慰之生  
平無驕辭怠色一以謙抑爲事聞人善未嘗不豔慕見揚  
人過掩耳亟避去奉先之外不惑異端不誦瀆鬼神疾疢  
憂患之來一委之於天自幼至老無一日廢學問故能長  
於詩文紫陽方公回稱其冠絕古今有英雄大丈夫氣刻  
源戴公表元謂其注波五經之淵披條百氏之畹廬陵劉  
公辰翁又言其不爲雕刻苛碎蒼然者不惟極塵外之趣  
兼有雲山韶濩之音皆確論也翰墨雖屬餘事亦有晉魏  
風酒酣命二童持紙懸筆一揮疾如雨風聲光翕然四達  
而先生素志丘壑以退爲進故位不逮名君子惜之先生



娶沈氏有賢行前二十七年卒子二賁文林郎南安路總  
管府經歷采温州路永嘉縣鎮海東寨巡檢女一歸常州  
路儒學正鄭禾孫四榭越東明皆早世孫女一適平陽宋  
允恒允恒由紹慶路儒學正陞授新州新興縣福緣寨巡  
檢賁以子天命允恒仲子範爲後範有學而文能繼其家  
者也範生子二弦孜女三先生所著書曰詩曰文曰經子  
類訓曰集翠裘曰靜語皆二十卷嘗鋟諸梓四方多傳誦  
嗚呼先生已矣濂也晚出雖不能識先生幸從鄉先生黃  
文獻公遊聽談杭都舊事有如淮陰龔公開嚴陵何公夢  
桂眉山家公之弭莆田劉公濩西秦張公樸虎林仇公遠  
齊東周公密凡十餘人相與倡明雅道而先生齒爲最少



乃與羣公相頡頏南北兩山間其遺跡班班故在僅踰五十春秋而先輩流風遺韻弗復可見不亦悲夫嗚呼死者固不可作若并其言行而不彰將何以爲聳善扶俗之勸於是徇範之請鉅細畢書之嗚呼先生之名其果待文而後傳哉銘曰

虎林有哲夫兮秉德良優柔嗜義如嗜利兮避名如避讐指退以爲進兮謙抑以自修知分中自定兮不假外物求天經况所惇兮血淚交頤流冠冕百行先兮倫品庶不偷發越見聲詩兮笙鏞間鳴球律呂素和協兮八音交相繆雄章落四海兮虹氣日夜浮棲霞有名山兮草木光如油紀德薦石章兮千古振諸幽



汪先生墓銘

新安之婺源有隱君子曰汪先生諱炎昶字茂遠學聖賢之道不求聞於世年七十八以元重紀至元戊寅四月二十四日終於家初元旣滅宋宋大學士孫公嵩悲哀不自勝歸隱海寧山中誓不與接發爲賦詠以寄其無窮之思孫公同時進士許公月卿亦入婺源山中製齊衰服服之以識其終身哀宋之意此二公者皆新安之節義士先生受學於孫公而與許公門人交友故自少慨然無仕進志先生壯時元有天下已久宋之遺俗變且盡矣而先生衣冠動作語言禮度猶宋人也後生小子去宋遠無從徵之見先生咸以爲前代之遺賢而先生亦曰吾古逸民也學



者因稱之爲古逸云先生少凝重記憶不能過人然刻苦專篤雖執七據枕不廢誦習力久思深該貫宏博遂無所不覽要其歸宿精索於六經而詳究於孔子孟軻曾參子思之言參之以伊洛大儒傳註之說絲析髮解日攻月較不故求爲異而亦不苟爲同其所自得旣形於言雖不欲求人之知然人有辯其未至者必樂而從之終其身未嘗自以爲是也其教人履庭躋級具有條序爲文竒而不肆遇時觸物輒爲詩以達其情婉切悽壯人傳誦之蜀郡虞文靖公集巴西鄧文肅公文原皆盛稱其才而先生志操之高入莫之知也先生家貧事母能致其樂母年八十九先生亦老矣夔夔祇肅進食奉水必躬親之母爲忘其貧



先生將終整冠坐命家具蔬食少飡置筯戒諸子以祭祠之禮言畢正身歛手而逝先生之曾祖諱冲祖諱天衢父諱季安裔出於唐越國公華娶江氏生三男子曰淮琛照乘棠金照乘爲弟禹玉後一女適詹某其孫男三人曰某某其先生所著有四書集疏藏於家詩文凡若干卷先生卒時棠金已死淮琛貧未能葬命從子獻告於先生之門人趙君沆請輯羣行爲狀趙君以未葬辭旣而淮琛亦卒後十九年至正丙申某月日獻始買地葬先生於黃京山高路原又以爲請趙君乃爲狀屬余銘余諾之未獲爲去葬之歲又二十四年余欲銘先生墓而趙君之死亦已久矣於是撫几歎曰先生之卒今始四十餘年而先生之子



及門人知其事者皆已亡矣使復越四十年其能有知者乎爲善者固冀人知已然有善而不聞於來世後死者之責也乃本先生之志爲銘以告世之知先生者銘曰

朔風荒荒海水赤矣宗社爲墟將安卽矣冠履倒置命之忒矣高蹈避世舍道焉適矣彼夸者子羣趨弱矣人之攸樂我心戚矣爲陵爲淵孰失得矣嗚呼先生千載是式矣

端木府君墓誌銘

予友端君以善旣卒之一年其子智衰經踵門泣拜而請曰智也罪釁深重禍延先公以洪武癸丑三月乙卯卒於南京之官舍壽僅五十又三遂以是年某月某日葬於嶸山東村之原竊惟先公自少有志事功其善政在人者今



多能言之又十年則言之者或寡矣又十年則無人能言之矣此無他人遠者其言湮世易者其事晦亦恒理爾一念及茲寧不使人興懷乎然而托名文辭者可以垂之無窮千百歲猶夫一日也此爲人子者所恃以無恐願先生進之按學子劉剛狀君諱復初以善其字也姓端木氏其先爲衛人出於孔門弟子子貢之裔今獨以端稱氏者從省文也一遷於大梁再遷金陵烏衣巷三遷於溧水縣之嶸山其詳備見譜圖記中曾祖時中祖安父邦達妣某氏君有遠志不肯寂寂落人後至正初以儒試吏江南行御史臺同列多貴遊子弟爭事表襮君獨泰然不失其恒行久咸畏服之俄遷書吏海右憲部君佐部使者行州縣彰



善輝惡威聲獨著聞會四方兵動東南爲尤甚君袖策言  
時政之急如此則可守如此則可戰否則有歛手就降而  
已上官聞之皆落落不合君仰天歎曰彼以吾發狂言耶  
時事從可知矣於是悵然有鄉土之思溧水道絕不能歸  
僑居金華日以書史自娛至正己亥皇上親御六軍取金  
華命常忠武王鎮之王聘君至幕下未幾君辭去會有言  
於朝者癸卯三月召爲徽州府經歷徽爲江東大郡政繁  
而賦殷君悉力佐治百廢具舉功則歸於其長田賦久不  
均民不堪命君卽城東建局使民自實田集爲圖籍覈盈  
朒驗虛實而定科繇吏民陰爲欺弊痛謫之不數月而畢  
由是民無逋租官無橫歛三皇孔子廟皆築臺門旅館之



制亦廢君或葺或建咸中程式賦不及民皆若不知者丙  
午冬改通判吉州府吉俗尚譁訐素號難治君召父老子  
弟戒之曰予聞爾民尚豪侈樂訟闕朝廷子惠元元春雨  
秋露無不霑濡爾盍爲良民以報上德寧梗化以自戕耶  
梗化弗祥天刑所不貸爾其識之民皆惴惴無敢執牒妄  
訴者丁內艱服除洪武辛亥春被召赴京除磨勘司丞時  
官署新立凡泉粟之出納刑法之是非物貨之變易無所  
不當讞君從本達支自流徂源勾稽隱伏纖芥軒露每一  
奏對上輒廷譽之未幾陞爲令君嚴於限域人見輒畏不  
敢有所請托俄僚屬皆以貪墨敗磔首東市唯君能獨存  
清白之行益表見朝著間冬十一月超授嘉議大夫刑部



尙書君之用刑本諸法律而持以平恕老於議法者咸以爲允杭州馬甲飛糧事覺逮繫者百餘人詔君往治其獄分羣囚別所人各鞠之合其辭參焉同多者情真否則僞郡守以下皆服罪壬子春三月拜湖廣等處參知政事階中奉大夫湖廣素號重鎮屬兵戈蹂踐之餘土曠民稀君首下屬州民復業者復其賦一年次閱官書凡糧儲轉輸錢幣出入與夫軍裝工役皆預爲計畫且會官屬問事不集者其故何繇皆曰一省所轄府州縣二百有餘遠者在千里外每官多闕其事因不集君奏請於朝擇在職賢良吏攝其政不數月無事不舉民驚以爲神旣而以事召還京師俄以疾卒元配石氏前卒繼王氏子四仁義禮智皆



石產也仁先卒君天性甚孝自遊宦四方不能奉驪膝下  
心常慊慊然所得賜祿恒歸以娛親其奉已則泊如也母  
既卒一念及之輒潛然泣下居官能守貧嘗著座右銘曰  
爲官實難貧然後安事有不可急中存寬又曰心契上天  
脚踐實地人謂其能自警云君狀貌秀偉美鬚髯音吐鴻  
暢或治政弗暇休夜則焚膏命諸子環侍取書之嘉言善  
行歷歷訓戒至夜分乃止故翰林學士朱升嘗謂君爲人  
其謙退似儒夫其專謹似腐儒瞻視精悍似俠客掀髯談  
世事似辨士而其精神超越又似逸人仙者君子謂爲實  
錄予托交於君頗久而著勲焯能固後死者之責銘烏乎  
辭然而年日已邁文日以衰無以應四方之求近因燔毀



筆硯一切謝絕之而中心猶以爲未慊也雖然智之所請則有不得而忘情者遂備采剛之所錄而繫之以銘銘曰惟士也良有志則剛如挾干將始晦而夷出遇而熙一躍而飛筮仕府僚因賦定繇功而不驕轉佐方州革俗以媮訓言繭抽磨勘設曹蠶絲牛毛孰得而逃進領秋卿邦憲是經中乎準繩往蒞大藩以執政原江漢又安材長如河壽則弗多其如命何有子治經足繼簪纓縱死猶生巉山之原木古泉寒銘在不刊

故新昌楊府君墓銘

越之新昌有大山曰彩烟與沃洲天姥鄰而彩烟尤爲峻絕遠望之如雲霞繽紛天隙故名山之絕頂其平如掌沃



野數千里桑麻蔚若犬雞之聲相聞或者媿之武陵源云  
大姓楊氏自隋末來居之閱數百年而書詩之澤有引弗  
替在宋之時父子兄弟至連舉於有司而嘉泰壬戌進士  
轟其仕爲尤顯官終朝奉大夫知廣德軍州事贈奉直大  
夫廣德之從子佑祖亦由太學舉進士爲婺之浦江丞浦  
江丞生昂昂生禔禔生府君諱居字溫如生三月而其母  
梁氏亡父命乳母鞠之性穎悟八歲能賦詩及長聞天台  
於先生子惠傳伊洛性理之學執經而受其說久之融通  
諸家言而貫以一致神暢心怡實欲起古人千載之上與  
之晤語旣又以爲言之不文不能以行遠復從同郡韓莊  
節公游取文章大家日研摩之其於分章遣辭之法辨其



類不類尤嚴其界域時先師黃文獻公以文名當代府君  
撰長書贊見之公讀已嘖嘖賞愛更揭諸座右賓至則指  
以示之曰是豈非文耶公爲人極慎許可其器重之若此  
府君嘗以春秋學應試鄉闈不利遂掩關不出下帷而講  
把酒方學子趨之者如雲府君日據高座隨其性資而開  
導之如蒙大霧而行不自知其沾濡之至學成而去多著  
名於時人問之則曰我楊先生弟子也恩義隆洽不敢更  
名他師府君性至孝父有疾晝侍左右夜不敢解衣寢臨  
穴之日號絕於地良久而蘓歲時祭祀必預齋戒暇滌灌  
盛服拜跽儼如祖考之在乎上瞻坐有田爲豪民所據府  
君帥宗人白於官復之仍創庵廬以居守者府君介而通



莊而能溫未嘗妄言笑一動一靜皆可爲式程善古文辭  
尤長於詩騷亦有愛齋稿若干卷藏於家府君出處之際  
唯道之從視不義富貴真若浮雲臨財尤廉路拾遺金俟  
其主還之里有喪及饑餓者恒周之學者方自以爲得師  
年六十六不幸以洪武九年丙辰冬十一月二十日卒於  
家明年丁巳春三月十九日寔於金山之原在家西四里  
而近娶同邑趙氏生男子四長宗學先卒次須學去爲浮  
屠更爲梵唄有聲叢林間次願學繼父之業次 學女子  
一歸士族盛必勝孫男一自牧女一尙幼予聞之文者將  
以載道道與文非二致也自夫世教衰民失其政高談性  
命者每鄙辭章爲陋習拘泥辭章者輒斥性命爲空言互



相譏訕莫克有定殊不知道與文猶形影然有形斯有影其可岐而二之乎是可嘆也已府君以超卓之姿窮理攻文孜孜弗之倦務欲合而一之亦可謂知道者矣銘曰大道流行日月昭宣非文載之道孰與傳安可岐之徇於一徧迂夫曲士牢執弗遷擿埴索塗何往不顛有倬夫子式窺其全以彼校此孰爲愚賢鐫石幽墟過者察焉

故朱府君文昌墓銘

予居浙水東時得朱君好謙之文嘆其善於修辭惜未及與其交而好謙歿於兵及來京師又得好謙從弟文昌詩閱之冲澹類漢魏雄健如盛唐復嘆曰何朱氏一門之多賢哉未幾國子助教曾君旦初同文昌冢子堅持知嘉定



州事張銜狀來謁墓道之銘蓋文昌之死已四年矣予重  
遠曾君之請不敢辭文昌諱嗣榮文昌字也姓朱氏出唐  
散騎常侍滿之後滿本歙人來徙金溪明賜里世爲衣冠  
甲族宋道州營道丞登生太學上舍生恢之恢之生銓銓  
生貴清貴清生仲梓文昌父也元初避地桃峰復遷家焉  
文昌治舉子業甚精通毛氏詩訓故折衷於朱子之說毫  
分縷析唯恐不合情性之真下筆千餘言不休走試江西  
鄉闈立論與有司不合卽棄去一假古律詩以自見歷代  
諸大家皆探微索隱必欲得其旨趣而後已用工之深出  
語輒驚人然不特精於詩其輕財仗義尤人不易及少時  
嘗以錢粟貸於人一旦自責曰蠅頭之利其能汨沒男子



之志邪悉集受貸者於庭取其所留質劑面焚之其後家單無旦夕之儲恬不爲恠人有憫其貧畀良田百畝者文昌疑其不義辭弗受鄉友罹患難屬文昌爲之解紛餽白金一鎰爲文昌壽文昌笑曰吾雖貧亦惡用是哉卒直其事而還其金至正壬辰江淮兵動里之無賴少年相挺爲變其首禍者頗與文昌游乃來說曰公藏器於身不以此時取富貴尙何俟耶文昌叱之去遂與絕交未幾竟敗没文昌宗黨知事變不測椎牛釃酒起兵爲保障屹然孤立數年而羣寇不敢犯文昌之謀爲多僞漢陳友諒犯南昌諸郡相繼陷文昌曰此非吾輩之力可支盍各逃死乎乃挈一族入閩中雖備嘗險阻畧無怨悔意後五年國兵取



江西州縣皆入職方文昌始還鄉里卜居澄源上遺落世  
故絕無毛髮縈心所不忘者唯詩耳因扁其室曰嘯雲軒  
云東平穆敬來爲縣欲起文昌爲縣學師文昌曰吾老矣  
唯逍遙林壑爲宜耳橫經講道豈所堪哉因固辭而去性  
愛佳山水自謂得堪輿家不傳之秘稍暇輒布襪青鞋登  
陟不少倦不幸以洪武七年二月十四日卒壽五十六所  
著書有政鑒若干卷燬於兵尙存詩詞三百餘首題之曰  
燹餘集娶王姜二氏王先十九年卒子二曰堅曰重堅卽  
請銘者孫二曰振振曰繩繩孫女一某年月日卜葬明暘  
里長岡山文昌所自擇也夫詩之爲教務欲得其性情之  
正善學之者危不易節貧不改行用捨以時巨險一致始



可以無媿於茲如君者蓋近之矣世之人不循其本而競其末往往拈花摘豔以爲工而爲詩之道在是惜哉銘曰詩之爲教著於禮經溫柔敦厚本諸性情君子讀之豈惟多識玩其指歸感善懲逸我甌生塵我衣懸鶉非義之物弗取諸人如斯學經庶可無愧留連光景敢曰吾事彼蒼者雲其色可餐洗心滌慮是躋是攀髮猶未皤嗒然觀化何有外慕無晝不夜長岡之原桂老水寒鳧鳧未歸茲焉是安諄書爾銘詒爾孫子慶源方深其流瀾瀾

故温州路總管府判官宣君墓銘

始濂游學諸暨時與烏傷樓君彥珍浦陽宣君彥昭鄭君浚常浚常之弟仲舒同集白門方氏之義塾塾師乃吳貞



文公立夫蓋鄉先生也彥珍最先還而濂與彥昭浚常兄弟講學將一期當夜坐月白俟公熟寢輒攜手出步月下時皆美少年不涉事競跳跟偃仆爲嬉戲或相訾警或角觝其力至不勝乃止獨濂樸戇易侮不敢時相逐爲驩彥昭於其間尤號雄俊彥昭頰目穹鼻須髯森然如戟顏面鐵色類河朔間偉人見者莫不畏之已而各西東散去浚常仲舒之燕都客太傅右丞相家馴致顯仕浚常官至僉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事仲舒累遷太常博士彥珍受太師德王薦爲玉龍千戶所管民司長官彥昭知印行宣政院以年勞入選擢承事郎溫州府平陽州判官轉本路總管府判官歲辛丑浚常早卒後九年己酉彥珍亦卒又



四年壬子彥昭亦受誣以死其幸存者而未死者唯濂與仲舒爾浚常彥珍之墓濂常爲之銘仲舒謂濂不可獨後於彥昭嗚呼前後未五十年而世變不可知者已如此銘其可足恃耶雖然不敢辭也彥昭姓宣氏邑其諱也世爲浦江人生長富家而不染綺紈之習別無嗜好唯購書不知休或請脫衣巾以償亦不靳入仕極清白凡所需之物必取給於家毫分不受於民在平陽時吏隸畏其不相容各去而更他業儒生有百畝之園爲世家所侵雖屢訴有司輒以厚賄屬吏連年不決彥昭立斷還之儒生面金爲謝彥昭叱之曰顧法當爾吾豈私汝者耶彥昭恐童奴陰受之陽縛就地持杖大聲曰儒生所送金何在童奴垂涕曰



某實不受金彥昭釋之曰吾姑試汝爾後十日儒生畫菜一本裝潢成幃入謝曰判官清苦敢以一菜爲獻彥昭曰是雖微物終有私意存遂題識而歸之天大雨民與軍爭簞民曰我物而軍取之軍之辭亦然絕無證左者彥昭命裂而爲二並驅出使隸卒踵其後軍忿譟不已民曰汝自失簞於我何損耶隸卒以聞彥昭杖民令買簞償軍其在溫府治聲如平陽會大俠起東海來攻府城戍將問計於彥昭彥昭曰此烏合之衆耳宜帥精銳大開城門搗退之寇果敗北自是屢戰屢捷戍將氣驕頗易之寇乘隙入城戍將被擒而彥昭亦受縛彥昭瞋目罵曰天子何負於汝乃構亂邪寇怒欲兵之民翼蔽其背泣曰寧殺我毋殺我



判官寇義之而止彥昭得解夜縋城而出請兵於方嶽連  
帥欲爲殄滅之計無有聽之者彥昭知時事不可爲歸臥  
孫井山中已而元亡大明受命有詔起江南文學之士而  
彥昭與焉上將官之彥昭辭以疾不受復還故山彥昭之  
兄財賦總管府知事彥高風流醞籍爲多士之冠彥昭與  
共論上下二千年治亂至抵九太息間操觚成詩酬答不  
已襟懷冲曠外物若不能擾之兄弟又善音樂遇風日和  
麗對坐海棠洞底取檀槽琵琶彈之侑以樂府新聲醜酒  
仰天而飲不至於醉不休會婚家乾沒里氓田氓搗登聞  
鼓訴冤誣彥昭關通州縣以致事不直彥昭實不與聞也  
逮彥昭至刑部婚家引伏部吏并罪彥昭彥昭抗辭曰我



實無罪奈何不爲白行當於殿陛前辨之吏怒下獄幽之  
彥昭氣憤憤無所洩不食三日死口鼻出涎涕凝結鬚上  
成冰實洪武壬子正月某日也壽六十其子騏收骨歸葬  
於某山某鄉之原禮也彥昭曾大父某大父某父嗣良母  
某氏娶方氏生三子長卽騏次駟次駱女一適洪某孫男  
三某某嗚呼彥昭之事行其都凡如此濂謹爲序之皆  
出於人心之所同不敢以私好變易其辭蓋期傳信於來  
世云復收淚而著銘曰

非學之弗獲胡軋之而使屯邪非才之不揚奈何不得以  
伸邪百齡幾何孰爲短長達人大觀其得喪固均邪墓草  
荒涼青而復黃寧不使余感舊而傷神涕淚而沾巾耶



故處州翼同知元帥季君墓銘

元季之亂江南諸郡多陷於盜獨處州以士大夫倡義兵  
堅守而完及今上渡江始降其城邑故處稱善郡是時起  
兵之士麗水有葉君琛青田有劉君基龍泉有章君溢與  
三君並稱者曰季君汶亦龍泉人其舉謀興事不甚相遠  
其後三君在國朝爲顯官故天下皆知其名季君早致其  
事以歸是以其功不顯然其鄉人至今以之儼三君則不  
以其位也君諱汶字彥父氏爲季元至正中率壯士從石  
抹忠愍公宜孫討賊數戰數有斬獲功授義兵萬戶經畧  
使李國鳳承制改龍泉縣尹不就國兵破處州擢安南翼  
總管會賀李二將叛殺總制孫炎處大擾君勒部駐白岩



出其不意攻之已而中書平章政事邵某亦引兵至左右  
夾擊遂誅賀李復其城事聞陞處州翼同知元帥賜白金  
孟文綺青田盜葉賢三燒浦城政和兩縣掠婦女畜產而  
南君告胡總制深伏兵平山嶺邀擊斬之出私財贖軍中  
所掠耄倪遣還其家民德君肖像而祝者甚衆洪武元年  
上卽位君入見於便殿辭疾乞骸骨上亦老君遂賜宴儀  
曹賜襲衣冠帶金帛遣歸居九歲以十年正月廿六日卒  
壽六十君少讀書多智畧事親孝服喪如古禮族人貧者  
買田以贍之不能學者延師以教之外王父無嗣爲立其  
宗人之賢者且割田畀之祀鄉民老無以養者月予粟病  
則施藥死則給以槥櫨民苦嫁女育女多溺死君說以父



子至理有育女者以粟六斛養之嘗出見羣嫗灌苗色饑甚遺以囊中金十兩而去其爲人望之凜然與之語溫然久而知其爲豁然長者也君曾大父諱泰來大父諱權父諱鏡其先在宋時多顯者娶張氏先卒晚娶葉氏二男子渠槩槩爲母弟漳後一女適張守成孫男四炳允頤允齊允中余與劉君基游固聞君事及君卒渠復奉工部員外郎劉君狀趨京師請銘且言將以某年月日葬於劍池鄉大運里某山之原不可無銘乃爲之銘銘曰

元運將傾四方震驚海恠山妖執爻逞兵栝有李君實竒壯士手麾義旌從者如水左捕右攘朱衣銅章却而弗居以待真王真王之興雷轟風行孰戕守臣敢觸天刑長劍



如林萬夫一心扼其嚙喉執斧礮平帝念峻功賜金賜蘇  
掃除東南罔敢不恪飛龍御天虎拜陛前禍亂旣息乞身  
林泉帝曰歸乎齒則旣多大帶魏冠輝於鄉閭鄉閭有言  
君績孔偉死而弗朽不在太史揆行考勳以焯以宣遺德  
在焉彌久而傳

莆田陳府君墓銘

君諱中立字誠中姓陳氏莆田之忠門人其先有名叟者  
宋紹聖間舉進士官奉議郎曾祖諱子文祖諱君保父諱  
高有學行學徒私謚曰靖逸翰林侍講學士晉安張公以  
寧銘其墓母林氏君季父諱齊早死無子君以祖命後之  
少受經於溫陵盧公琦公以文章著稱君聞其指授色承



心解日騫月邁莆士皆歎服之元至正間部使者行縣集  
經生試君輒魁諸生會張潞公翥以修撰使莆見君文誦  
而竒之由是君名益著然就有司試卽不利君語人曰我  
命薄故爾非吾文之罪也遂隱居不復有仕進意晚乃結  
廬壺山年五十有三以國朝洪武十一年正月十二日終  
於家君事先有禮每諱日必素服悲哀至終身不怠初君  
之祖暨父欲營義塾以教里中子弟規制未備而歿君繼  
先志創廟建學學後爲祠祀艾軒晦庵夾漈三先生復爲  
祠廟右奉其師盧公之主講說有堂燕居有室凡學之制  
無所不完割祭田十餘畝以食爲師者儲山園之利以資  
春秋之祭凡爲淑人善俗之計者又咸極其慮君日陳經



傳爲學者剖析聖賢大旨鄉人賴之嗚呼世之爲士者其  
未遇也常以無位不足施其所學爲憂及旣得位則又顧  
畏怯縮爲其身謀終無所益於人者衆矣夫豈知君子之  
爲善固不在乎位之大小哉若君者一介之士未嘗受釜  
庾之祿而汲汲焉以化其鄉人爲心其亦異於懷祿尸位  
者多矣君配國清林氏子男曰堂曰基女二長適郡人顧  
初幼在室皆林氏出堂將以是年某月日葬君於某山之  
原請於太史氏濂濂嘗銘君母墓聞君行宜銘乃銘曰  
維古之士不以位世降俗媮位斯貴貴而無能冠狗彘豈  
若夫君賤爲庶居家孝友推以義闢廬建學躬訓蒞鄉髦  
如雲聆且肄少長斷斷類洎化噐爲良暴更懿醇儒爲



先學士全集  
卷九  
功斯小試嗟哉後人繼其志廟祀勿忘欽永世

故詩人徐方舟墓銘

庚子之夏皇帝遣使者奉書幣起濂於金華山中時則有  
若青田劉君基麗水葉君琛龍泉章君溢同赴召遂出雙  
溪買舟沂桐江而西忽有美丈夫戴黃冠服白鹿皮裘腰  
綰青絲繩立於江濱揖劉君而笑且以語侵之劉君亟延  
入舟中葉章二君競來謹謹各取冠服服之竟欲載上黔  
川丈夫覺之乃止濂疑之間於劉君曰此何人斯諸公乃  
愛之深耶劉君曰此睦之桐廬徐舫方舟也濂故聞方舟  
名亦起而鼓噪爲驩共酌酒而別聲迹不相聞者久矣自  
時厥後葉君出守南昌歿於王事後五年章君爲御史中



丞以卒又後十年劉君亦官至御史中丞受封伯爵投老  
於家復以一疾不起又二年濂亦乞骸骨還山白髮垂領  
頽然成老翁矣今年冬來朝京師忽方舟之子膺持中書  
舍人史靖可之狀來謁遂速之銘則知方舟之死已歷一  
十二年嗟夫人生如寄石火電光真不堪把玩如此良可  
悲哉濂因語膺以舊事爲之悽惻者久之乃序述其事曰  
方舟故簪纓家自幼有俠氣好馳馬試劍兼善攻毬踰之  
戲視拘拘法度士如無物稍長幡然悔曰此豈君子道哉  
卽從師受章句爲進士業操觚爲文輒爛然成章已而又  
悔曰是如蠹書蟬出入於故紙中何有終期哉人生貴適  
意曷習古歌詩以吟咏性情庶幾少遂其願耳先是睦多



詩人唐有皇甫湜方干徐凝李頻施肩吾宋有高師魯滕元秀世號爲睦州詩派方舟悉取而諷所之鏤肝劘腎期超邁之乃已積之既久圓熟璀璨明珠走盤而玉色交映也方舟猶以爲未足出遊江漢淮浙間與名士相摩切而詩道益昌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蘓君天爵聞其賢力欲薦之方舟曰吾詩人爾其可縻以章紱耶竟避去築室江臯曰苦吟於雲烟出沒間翛然若與世隔因自號曰滄江散人天大雪乃泛舟釣江中終日戀戀若不忍舍去見者疑其非世間人元季兵亂益韜閉不出易爲隱者服人莫知其蹤跡所在有瑤林滄江二集各若干卷唐詩通考若干卷藏於家云方舟平居喜怒不形於色無急步無疾呼罔



測涯際性尚風義宛陵羅氏率五百指來避兵方舟衣且  
食之病者注藥死無所歸則擇地藏之久而弗懈事平具  
巨舟載其還家至正丙午正月九日方舟以疾卒壽六十  
八某年某月日葬於某縣霞川之原君子稽其自號題曰  
詩人滄江徐方舟墓表其志也方舟高祖某宋四川制置  
使曾祖某某路提舉常平公事祖某始自淳安遷桐廬今  
爲桐廬人父子奇元中順大夫平江府總管府治中致仕  
妣皇甫氏妻張氏有婦德前二十九年卒子三人長曰行  
蚤世次曰鼎次卽膺以文學受薦授淮安桃源丞女二人  
適某某孫男九人曰某曰某云孫女二人未行濂謂君  
子出處固立志之不同然亦有命焉當劉君之出也銜方



舟以隱自高數欲挽起之會有故而止方舟獲終老於山林亦豈偶然之故哉予思方舟其人而不可得俯念疇昔盡然傷情乃歷序其故而銘之曰

有才不施一發乎詩日星月露草木走飛人事變遷可愕可悲舉無遁情入我範圍咳唾所及皆成珠璣一旦觀化竟無不之非湧醴泉定生靈芝昭德之符千載弗墟洪武丁巳冬十一月具官宋濂造

亡友陳宅之墓銘

嗚呼吾宅之死矣銘非孰能爲之初濂讀書浦陽江上宅之侍其舅氏吳徵君長卿來遊濂始識之徵君淵澄山聳發言不繁而咸中肯綮宅之氣象雍容揖讓合節鳳和



鳴而玉鏘如也濂心異之進謁徵君退必與宅之言問其  
所從師則韓莊節公性黃文獻公潛也問其所學則治經  
爲進士之業也濂時頗有志應舉相與詰難經義連日夕  
弗休迨別去猶依依南望至日落乃止自時厥後宅之聲  
譽日起大夫士唯恐內交之晚廉訪使者行部舉爲稽山  
書院山長宅之辭宅之意氣方豪謂朱紫可以引手致及  
試藝有司數上數不利乃撫几嘆曰慈親年高矣予髮亦  
種種安能逐三五少年競一日短長耶卽退隱大山中朝  
夕親側不敢少離去濂聞而悲之至正戊戌濂避兵徵君  
家已而遷宅之之西軒濂携室人賈專及仲子璲長孫慎  
三世爲四人爾心膽戰掉若喪家之犬宅之煦嫗而軫存



之視濂猶弟兄遇璩與慎有若子孫宅之內子蔣夫人亦  
視專如妯娌然濂安之百里之外忘其流離顛沛之苦者  
宅之夫婦力也浦陽旣入職方濂挈妻孥而還庚子之夏  
朝廷遣使者來召濂趣裝上南京擢爲王官輿宅之別者  
閱十春秋其依依之懷猶浦陽南望時暨以病予告東歸  
思宅之之心逾切病間竟騎驢往見宅之大喜屐齒殆將  
折留連浹旬椎羊豕以爲饗當夜半酒酣敘兵火離合語  
刺刺不能已旣而掀髯高歌聲調激烈一吐壯年不平之  
氣濂復悲其壯志雖不衰然亦頽然老矣居亡何濂復起  
修元史進官禁林又將十年而璩同慎亦俱竊祿於朝濂  
私自念皇明圖任黃髮以開文治如宅之者年縱邁豈丘



壑所能掩將以其文行上聞遂慎咸爭曰陳先生老矣得  
毋不可於意邪乃止洪武丁巳春濂蒙恩休致於家始知  
宅之之歿已五年矣欲如昔日一見有不可得矣追念今  
古不覺潛然出涕專亦思蔣夫人之切復念宅之固云歿  
而夫人尙無恙行當胥會以慰中心之懸懸近有自諸暨  
來者則又曰夫人之亡亦已三月嗚呼悲夫濂知宅之之  
深者宅之歿矣銘非濂孰堪爲之宅之諱堂宅之其字也  
姓陳氏其先襄陽人十一世祖宋國子助教旦始遷於杭  
生餘兆知縣慤再遷諸暨陶朱里曾大父某大父琳承信  
郎提刑司幹辦公事娶吳氏吳居縣東之流子里生子曰  
燦宅之之父也仍娶於吳遂依女氏以居爲流子里人宅



之壽七十有七卒之日乃癸亥十一月六日閏月二十三日葬於戈溪之源娶黃氏壽六十前十五年卒繼配卽蔣夫人有婦德鄉人稱之壽七十四後五年卒子男四鏞鏞鏞鏞亦前五年卒女二適吳義吳鏗鏗徵君長孫孫男六濟溫浦潤浩潛女二尙幼曾孫男四樟權梓橡宅之性雅飭行乎患難能以理自遣室廬蕩於兵燹亟遷別墅曾無幾微見於顏色每速故人飲酒賦詩以自適其詩韻度深婉一篇出人競持去閭井之間恒樂親之久而不厭徵君家將合族爲義居宅之左右徵君爲定科條以齊子姓至今守之嗚呼宅之已矣而徵君亦作土中人矣上距避兵之歲僅二十年人事變遷何所不有未知後二十年又



爲何如也唯有善名著於時述作傳於人雖歿猶不歿也  
如宅之者是已銘曰

五彩弗施不如赭泥我哀乎宅之受才則丕其數則奇我  
哀乎宅之歛其奮飛發於聲詩我哀乎宅之墓門有碑太  
史勒辭是足慰多士之思

金陵杜府君墓銘

金陵有孝義之士曰杜君諱元字一元其先居吉之吉水  
與會稽正獻公衍同宗至君始遊江東樂金陵土俗遂居  
之而爲金陵人君苦學有材氣能爲詩元重紀至元中張  
文穆公起巖爲江南行臺中丞見君詩願掾君君不可欲  
以茂材異等薦又不從年若干卒以布衣終君少時父患



噩疾夜數驚君冠帶伏父榻旁父驚起輒抱持曰兒在斯  
父疾數月君目不敢瞑至愈乃已母歿服喪得古禮甚聲  
聞日起貴人賢士多樂與君游君未嘗以事干之及有罷  
黜失志者則爲之力不怠行臺都事楊惠被劾去人莫造  
其門君獨持酒與飲而送之趙弘中爲御史掾坐法罷君  
徒步與俱行百餘里僦屋居之儒學教授張鉉以事黜君  
出金帛資其行其子四歲失母君命婦鞠之不異已子兵  
部主事常允恭家人夜失火允恭方醉臥衆怖懾散走無  
賴子利其貲將劫之君率少年數十輩爲出其篋筭寶貨  
於外允恭泣謝曰微君吾其死乎隣人陳鼎舉室死於兵  
二兒匿舍側怨家復害其小者君曰脫并殺其兒則陳氏



絕矣卒爲抱匿它所以免吉之部運吏輸糧金陵不足者  
三千斛吏受笞榜號泣莫爲計君憫之爲貸於大賈以償  
吏德君以物來謝君却之蔣山僧爲御史所誣夜竄君室  
求救君藏之故人家僧獲全宋楊忠襄公邦乂廟在城南  
君以公吉人歲時率吉士游寓者具牲酒祭之君之爲義  
多類此君嘗攻醫尤良於治證疾病造君者不問有無必  
予藥藥必擇精善者服之必瘳金陵大疫君和藥走給之  
不得食者以薪米餽之賴君以生者甚衆由是人多稱君  
美及兵亂士卒相戒不忍犯君卒於至正丙申七月九日  
以丁酉三月十日權厝金陵清涼山右國朝洪武壬子十  
二月九日復改葬南門外之鍾家山夫人劉氏祔焉君曾



祖若海祖懋父文熤母周氏君二男子曰珙曰環珙早卒  
環承事郎晉相府錄事賢而能文精於書得晉人筆意二  
女適蕭伯高鄧世良孫男二某某孫女四人皆在室環與  
余交頗久以銘爲請余惑乎世之交友者利之所在則趨  
有小害則避去不肯留目一顧或道上相值輒引袂掩面  
陽爲不識倘以事過其門策馬疾馳惟恐爲所汙况望其  
拯卹乎若君者可謂無讓於古君子者矣烏可不銘之以  
爲世勸乎君所爲詩若干卷藏於家銘曰

杜裔孔鉅支著吉水其在金陵則自君始君才旣多胡不  
祿仕非不樂仕義不屈已養氣爲文五色有煒孰非公卿  
接跡交軌彼徼其權權銷志沮吾守吾義夷險一揆章服



之加鞶帶之褫所交者心加褫何與拯難濟危存孤起死  
匿名之求惟義所止兵戈如林白骨千里君若不知左孫  
右子斯豈人爲天錫嘉祉天曷私君惟善之致貴有不聞  
賤有足恃刻文昭美以諗多士

臨海方府君墓銘

君諱濬字德明姓方氏台之臨海人五代時有以武顯者  
居臨海仙華山之東號東山方氏君其後也曾大父仲大  
父賢父奎母韓氏君少孤能自拔擢超出流輩中誦書不  
求多解務見於用持身有威儀不妄譁笑儼薄子過其家  
踏步傾耳不敢出聲喜延攬賢士至則沽酒與飲取其歡  
忻不顧惜貲費人有過弗匿於心輒面折之遇流俗則不



肯舉巨視至門亦不與語是以所交皆台之有名者元季  
或薦名於朝授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不赴會方左丞據  
海上賤儒多倚之求利祿君獨避匿日與里中故老緣躋  
山水間歌吟忘返庭有鉅檜每醉餘盤旋其下晚乃別號  
檜屏翁一旦得疾正衣冠危坐抗手與視疾者訣頃之乃  
逝年六十時至正二十六年二月十日也娶牟氏諱異事  
姑孝宗族稱之年五十有八以今洪武二年二月二十一  
日終五年十二月九日合葬於仙華山之原四男子仁義  
禮本禮去爲浮屠本以才薦擢起居注遷徽州府通判改  
知金壇縣事有政譽一女適董宏孫男六人組忠良桓金  
瑰女三人長適韓載二尙幼本爲起居注時與余同朝屢



以銘爲請未果爲及余致政朝京師本至自金壇重以爲  
言退則自狀羣行使忠來速銘其辭文甚於是知君善教  
子也銘曰

維蔓方氏本於方雷事軒與舜曰明日回叔佐周宣功侔  
尙父絃在西漢始徙南土南土之方皆祖於絃派別支繁  
維歛爲宗台之方氏始自歛分或昭或泯不大有聞君之  
先人嘗以武顯君隱不仕乃篤爲善善積在人彰善者天  
其將熾然肩子孔賢

莆田黃府君墓銘

莆田黃處士有良壻曰陳熙哀處士之早亡自狀其行于  
餘言走三千里來京師請銘且曰處士事繼母孝庶弟出



後從父從父愛其女盡以腴田嫁之處士患弟貧割以私田之半族人以田來鬻處士不忍取乞以直而歸之不能爲生者加衣食焉以貲多爲閭里之正里中民買鹽於官及科繇不能庾者出私財代輸有受誣者諍之於縣庭得解乃已每歲首縣次民貲力多寡定征歛之籍衆不能決處士發一言皆稱平爭訟者來質是非告以理法舉酒飲之各謝而退藝田者歸粟入以小量遇凶歲則減賈以大量糶之初郡南有僻壤盜常狙伺以剽行旅處士構廬棲僧夜則燃燈達曙盜散去復施貧死者棺三年至二百餘野無暴骨元末兵亂縣命處士帥兵扼險晝捕賊策陳於上民藉以安處士讀書有識待物恕以和其生也鄉人教



其子俾取爲法及其沒識之者無不弔弔者哭必哀至今  
言善人者稱焉熙又曰處士之善蓋多其類如此其使人  
感且化者不得而知亦不得而言也然其大者旣不可言  
倘可言者又不得托文以傳焉則何以使爲善者慕敢請  
余曰處士之行誠可傳矣余言之不文烏足以傳耶雖然  
不可辭也處士諱巳字景陽自唐屯田員外郎潛之子勗  
不仕至審知始自光徙莆在宋稱書詩之族高祖審再以  
進士舉於鄉與從兄某州通判君亮皆有名曾祖文子以  
五經爲州學諭祖來鄉貢進士父元壯母陳氏繼母鄭氏  
俱名族處士娶林氏無子先二十年卒再娶李氏生子男  
四人興祖振祖光祖麒祖女三人長壻卽熙其二適吳某



王某孫男五人隆庸洪某某處士初爲長女求婚富人爭欲問名不聽聞熙儒士許妻之或謂熙貧非偶處士曰我志決矣卒妻熙熙今爲連江儒學教諭有文名君子又多處士善處其女也處士年四十二卒元至正十八年八月廿九日後五年殯鳩山下廿七年十月十二日權窆山之西今洪武十一年十二月廿八日始克葬於白砂之原銘曰人不患財之不贏而患善無可稱善集於身雖賤爲恒氓歷千載而有聲身爲鄙夫雖位居九卿溘旣死而誰名維處士君足不出州里而化者衆身服乎韋布而德可程斯之謂死而如生

宋學士全集卷之十九

終



宋學士全集卷之十九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